大明寶訓

廿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册數	30（24）	
函號	園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節儉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己亥光祿寺少卿宋鐘奏本寺上供器皿多留中不發以致供應不敷請嚴行查覈

上曰光祿寺供應器皿俱係小民脂膏造辦甚為可惜見在宮者令盡數發出以後每日照原進數發與該寺官廚役領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損失欠少指實

參奏

○嘉靖元年正月丙寅工部奏光祿寺歲增內用薪炭之數

上曰此皆出諸民力宜申諭各署官廚諸役加意撙節愛惜勿得妄費重累小民

○嘉靖五年二月甲寅朔御史雷應龍言光祿寺歲供鷹犬肉并蟲鳥菜荳蔬秫費民財以千萬計請悉罷之

上曰朕即位以來凡百玩好不經耳目惟欲愼德圖治以安民生鷹犬蟲蟻一無所益每歲畜養乃耗費以萬千計該管官查數以聞已御馬監及豹房鷹房諸司上所畜禽獸之數

上曰鷹犬蟲蟻等項俱係無益之物徒費養給所司量留可用者餘悉縱遣之鷹房內臣以

祖廟獻新請量留鷹犬備用

上不許詔自今獻新品物悉依會典事例供辦於是召民分佃養鷹地土九十八頃七十餘畝悉懇為田徵其租銀輸之太倉出養鷹官軍陳璋等六百二十五人罷還原伍

○嘉靖七年閏十月乙亥

上諭閣臣曰內承運庫以金寶珍珠段疋之用為言但他每所言亦是為公用朕不以珍寶為尚況我

祖宗朝所積豈盡無之今稽察尋檢委的缺乏之用度若論

所用甚多每遇一節進
兩宮并賜用首飾數副計用金一次該七八百兩珍寶該
二三千顆塊歲以常為如前者
聖母徽稱冠頂等項及造冊寶共用金千數百兩珍寶千
餘顆塊當時不敷朕欲與卿等說着戶部卽時收買朕
知該部及言官必不奉行將謂朕好尚金寶不免煩擾
又不濟一時之急遂將舊造成稍輕物件卸毀奏用此
雖是過費朕亦不欲如此惟盡孝誠可也但皆是
累朝進用之例未敢去之段定亦不可缺今年又該給賞
宮人冬衣并進
兩宮等項又每節進用之數不下萬疋如某宮聖誕節亦
不下數百疋皆非內侍誘朕之為亦非朕貪好之過卿
等看了票來行着今年冬衣或令暫歇待來歲給賞亦
好

謙德

○嘉靖六年六月戊辰
上諭輔臣曰昨夜西城被火今日值
聖母觀蓮之日此雖
祖宗舊宮朕亦不敢忽欲罷此舉奈已奏請
聖母知有不可已朕心存是懼亦欲卿之卿等撰來
後序其中一句以昭一代明良之典卿等知之竭誠盡忠匡
輔朕躬比於古之良臣無異但朕冲昧之資深愧以明

言之夫豈不欲法帝王之政以求明哲之在躬然而德
薄學昧不能及也亦欲卿等知悉
○十一月丁丑
上親製顯陵碑文成以大學士楊一清張璁翟鑾藻潤有
勞召見文華殿各賜一品衣金玉帶一清等疏謝
上手荅曰覧卿等奏謝稱頌甚過閲之再三朕深自愧比
因追念先德粗述數語又賴卿等贊成特酬勞績耳鑾
奏有放勲二字朕不敢當云
○嘉靖七年三月甲申禮官上疏請率百官賀河清
上不許輔臣楊一清等復以為言
上報曰河清稱賀事前言已詳卿等復欲稱賀撰呈致詞
來看已見忠敬不必行可也朕非因周相之移怒也況
卿璁嘗力告朕云恐群臣疑朕因相一人而遷怒朕豈
可復拒之乎且告謝本出朕誠若復欲賀之則朕假以
祭告為由求群臣之稱予也況今日經筵講官亦言之
朕昨覧之初欲令另撰但思講官所撰卿等潤色似不
必棄之可也其中譏以履盛一句最好可見忠愛告君
之詞朕甚嘉之致賀斷不必行卿等當欽遵朕意則忠
過于賀也慎勿行賀已一清等復言遣祭之旨已出不
可中止
上曰卿等復以告謝河清為言夫卿等云人君之心與天
流通一言既出則

天鑒神知不可已也但人君之言委的不可輕出朕昔釋程子之箴亦嘗聞傳說告高宗曰惟口起羞今日朕出狂言一至於此是朕自取愆若果合於道豈有周相之譏而朕本意實出于誠因禮官請遣謝河神朕遂思之河神不過司其地命則出自

上天特發一念以告卿等諮之可否卿等議擬以朕往不可只遣告并丹陛行禮為宜將欲行之乃被非人沮之令不可行朕言既出口

天地河神必鑒知矣今被凶徒非毀則

天地河神亦必鑒知若朕有一毫誇誕之心不誠之念應招災咎惟望

天鑒皆加朕一身但願勿及臣民朕之本心也卿等勿煩言之至於稱賀朕決不受今言官既先誹之而朝廷又下獄問罪而朕何顏受賀乎卿等股肱輔弼之臣當捨其私邪盡忠持公以夾持朕幼人為治可也勿得惑人之言大小相庇則過於稱賀之心也

○七月丙申

上諭輔臣張璁曰前日卿嘗言欲將朕諭內閣說話編集成帙名之曰嘉靖政要者具見忠愛至意夫朕凡有諭內閣言不成文但以我之實言與大臣議論非他人之言也何有可取焉縱使有可行處不過卿等賛成之非朕能也卿意恐後日散失切切為慮似當從卿所請而

朕恐人評汝所為之自復纂編爾古者有左史右史之
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但未見居此職者
盡乃事云況
累朝亦如是今朕若行必有曰事事皆更非自伐即不遜
也故以是而未敢即行他日朕身後史臣必言之史之
可否不過一出之公而已非公則鬼神亦察之一向未
及復語卿知茲用諭卿知之
○嘉靖十六年七月戊子禮部以
萬壽聖節有旨免賀上疏固請
上手詔曰朕所以不受賀者
上天示戒謹身殿未補葺一也內殿未建
祖考神位未回二也
聖母暫居宮城之外且疾痛未愈朕心不寧三也三者有
一旦不可況集於此時朕安便受賀乎生辰歲一值之
今年暫罷卿等宜承朕意與賀同也

慎起居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大學士楊一清等以
上視朝太早恐勞
聖躬奏請如古禮以日出為度或遇大風寒日暫免
上曰卿等所言真師保愛君至意邇來內外百官偷閒怠
惰不能勤事故朕以身先之庶足以警化耳古禮謂辨

色入朝日出而視之不獨為息養之計是亦防微之一
道也
○嘉靖八年十月甲辰
上以久不視朝諭閣臣曰朕聞君逸臣勞夫逸者縱恣宴
安之謂也朕何敢爾因自幼受病率五七日而解今者
病深痰火間作故早朝多廢不視事者一月固欲假此
靜養以冀消除尤為
郊祀二年不親心甚不寧故專一攝養以俟
大報恐群臣不悉朕意謂朕放恣自肆其諭禮官播告之
○嘉靖十三年四月乙丑大學士張孚敬以
聖母及

聖躬不豫疏問起居
上曰
聖母之致疾為朕病而心煩熱燥致此不必他疑而診視
正因是馬方朕患咳
母聞一聲心痛一倍曰何不着我害歟故憂愛日夜焦煎
火之生熱不容不致疾也昨日以祛風之劑用之已漸
退矣至於朕之疾今輟政宮中甚逆耳咳仍不得除元
氣已漸復飲食已如舊只是時或咳舉不論坐卧之間
雖睡熟亦頓省咳之出恰似胸脅之間有如線路一般
上衝便嗽一頓今宮中已如故只是常行一般不似有
痰者朕恐久之為傷心亦念及此其他寒熱之物忌者

忌之寒凉還用方得解熱物俱除已酒亦怕飲飲不過半小鍾是非酒致之况素不嗜慾自病五月后妃未進御是非慾色致之早卧宴起次其起居是非勞致之不審此疾如是之甚他藥亦不常服恐生他恙亦無可柰何也卿所言以悉故茲以復

○嘉靖十五年二月戊子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元旦更衣偶為風寒所中不能強起近雖稍愈但比日雨雪氣候如冬朕體素弱尚當謹攝祈穀之際暫命太傅勛攝行之文武官員各宜用心辦事今内奏賊擾外報虜情司兵食者尤當竭思以早清之朕非宴怠所以愛養此身庶幾精神充盛儲嗣可冀耳卿官典禮可徧示群臣知之

○嘉靖十八年五月乙酉

上諭禮部曰昨者朕襄

皇妣大事已就止候玄宫掩闔卜吉祔

主于

皇考之廟目今盛夏溽暑朕且静息如

郊廟有事不敢自逸餘日暫罷早朝待仲秋之月視事開講如故近歲以來朝講屢罷匪謂無因蓋自十三年之病咳餘兩月朕因調復元氣保惜此身以奉

郊廟甫餘三年果得元嗣非愛護精神何致焉近歲雖畏寒暑視昔差可所苦足瘡為患每一諸

慈闈輙発痛累日及我
親昇遐乃遂脱去此可見朕無愛日之誠今雖痛怨咎莫
之何也百司庶職因朕廢朝日久多有偷安自肆全不
事〻者朕久知之此諭下敢爾復踵故習必罷不叙禮
部其宣示群臣使明悉朕意

釐弊政

○正德十六年四月甲辰給事中徐之鸞上疏條陳新政
要務
上嘉納曰大臣自陳已有詔旨無功封拜之人亦令自劾
其内外引誘蠱惑奸黨着科道官查參各衙門弊政俱
遵詔旨改正行

○六月庚寅詔都察院申明
累朝禁例凡都城内外詐冒皇親太監名目攔截橋道私
開店舍指稱内府包攬錢粮者令巡城御史及厰衛緝
捕究治枷號發遣仍行南京及南北直隷浙江等處撫
按官一體禁約

○七月壬戌兵部言
先朝太監總兵官奏帶隨征書辦皆冒邊功得陞除官職
宜依詔書裁革乃疏郁金趙滋等十有四人差別情罪
以請
上曰此曹冒濫名器大壞治體降黜發遣俱如所擬行

○巳巳兵部覆御史張仲賢陳守衛宿弊疏請嚴革皇城

各門守門忝設内官内使其額内應留者嚴示禁約勿
令科害衛士有不如令及覬復用者逮治之
上命禁約如成化十八年例仍飭守門官及衛官有犯者
論以重罪
○嘉靖元年五月丁未户部請裁省上林苑監提督内臣
上是其言詔内臣照弘治間員額存留其占種地土草場
悉令改正養牲種果蔬人户除供應正役外一切無名
徵求通行查革毋滋擾民
○六月庚寅初
上登極詔書已查革冒濫軍職至是錦衣衛千户劉瓚等
復行奏辨兵部覆瓚等皆正德間違例奏帶之人既經

查革夤緣覬復宜治以罪
上是部議命弘治十八年以前陞授職級如故正德元年
以後陞授盡行查革再有奏擾者罪之
○九月丁卯工科左給事中安磐言
先朝内外巨奸如張忠劉養常霦魏彬王輪甯杲等雖幸
漏網得全首領然恃其貨賂或夤緣左右以覬復用乞
聖明加察預防
上曰先年亂政壞事之人貽累
先帝罪惡深重新政之初姑從寬遣黜今後但有夤緣交
通者即係奸黨聽緝事衙門密切訪捕科道官指實劾
奏不許容隱回護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壬寅宣府總兵張達上疏請以舍人尹東衡等三人自隨

上曰奏帶員役先年弊事既屢有明例如何故違兵部其參閱以聞兵部奏請戒飭達而劾東衡等罪

上念達以邊事効勞置勿問而革尹東衡等因命諸將有到任歲久與素在邊而違例奏帶者悉查革之

定國事

○嘉靖六年十月壬戌禮部尚書桂萼上疏稱修通惠河不便請改修三里河

上以問大學士楊一清及張璁一清言通惠河因舊閘行轉搬之法可以省運軍之力宜斷行之勿為浮言所阻璁對亦如之

上報曰覽卿密疏具見忠愛朕居深宮外面事情何由得知卿輔導元勲正當直說庶不失了政事萼所奏必有惑言伊輙聽信不但誤了朝廷之事亦失了大臣謀國之意彼疏朕看數遍亦知不可欲直拒之非待大臣之禮故諭卿等票來行意在其中矣哉

孝宗伯考時已命整理令修此河不意當時黑青為異夫黑青之起非為修河盖湾裏住的鄉民正恐失利乘此為言俗呼為嘛唬卒被破事當時若有一識事剛正之臣告我

伯考曰黑青之異原非修河道所招奸詐之徒乘机營利

慤及愚民不可墮其詐計伏惟剛斷而行之如此

伯考豈無聽察哉前日勘官回奏停當已有旨待春暖與

工朕亦恐言者有左說破事而蕚即為首也夫蕚與璁

替朕趨害赴京功為等也若論識時利達事體則蕚以

十不及璁二三也朕意欲降一客旨與蕚云昨卿奏開

河一疏足見謀國至意但前已有旨了况

先朝亦有成筭不必改議恐起營利者擾事卿疏朕留覽

故諭未知可否復與卿計

〇十一月丙申大學士張璁等言天下之事修舉與紛更

大有不同幾微之間理亂所關惟

聖明審所取舍然後臣等得盡其忠

上批答曰覽卿所言具見持慎至意卿以蕉輔朕以謹飭

身諒無所失不必過慮惟慎終如始也他人有泛高不

經之論卿宜明指可否告朕庶不失於擾亂我

祖宗良法善政無可更者惟守而行之可也前日黜科道

考翰林預弭後患耳不容姑息餘無可議今當修之務

正要整飭邊備以制禦夷狄重究贓吏以伸雪民冤此

朕所在懷也卿可展布忠誠匡朕沖昧蕚等各宜酌審

而為之實不可自陷也

〇嘉靖七年正月丁酉

上以所定服制與輔臣張璁議行因諭曰昨以卿回奏之

事朕具知悉夫制雖君出欲其行必賢臣也非阿順比

道行須君臣共圖然今日内臺占官奏云木星逆行留
守井宿朕問曰主何云法令急天下更改朕又曰何為
之觧云無可觧者但有奏更舊制者願勿納之朕思人
事作則天道應而所應有休咎之徵焉人事有差
天必預示之欲圖改耳豈有成事而教之乎若人事將與
果合理情
天必以象勉之也今尚無所更之者朕深恐奸猾者借口
耳政之善不善不在乎求人許與不許但幸來世之賢
士聖人必毀譽之也所以朕三問之於卿此服今可行
乎或待之歲月行可乎是朕疑而來决也卿當直對勿
諱要盡心可也朕又聞外面愚民歌謠十笑其訕誹朕
躬忿毀大臣東廠已訪獲當問理朕思之童謠雖小事
其中言詞可疑必有造意之人故朕欲窮治先諭卿知
○六月戊戌
上諭輔臣云日前卿等重錄明倫大典前序但初稿已是
卿等看潤過今所錄來朕見删去數字及二三句未知
因何去了似仍用之方得明白用問於卿又昨卿等請
那金臺北些恐太深奏事官有低微音者不能聽得今
已移之亦復卿知又
太廟祝詞今所更正於禮最善哉
祖宗亦鑒之然深恐無知好辯之徒是古非今耳卿等須
說出此意廣免擾事也又甘肅撫諭勇情勅稿未見撰

來又團營內官見有張永朕欲且不必添人二人行事不免彼此以為是非如今且着他一個但要李承勛大作主張盡心為國事成之後另處又郭勛為人其實不知何如若論彼才器能武兼文委有可用其他不過同列嫉之一者恨之而已通上數事卿可歷告朕知慎之者

○嘉靖八年正月壬戌

上以諸司所上彈宊疏示閣臣議處因降諭曰吏部等衙門會奏本其大工雜役須要依擬定奪仁壽宮工程雖似不可緩恐川廣夷民被擾激生他變幷逐件事宜卿等雖擬票封上朕未細曉其可行與否卿等便逐件開例其宜朕覽施行兵部等推來經畧邊務文臣可不必差夫雖云經畧不免勞擾軍民卿等勿謂斯其循例之舉見今虜賊出沒不時士卒須養其銳氣不可使之雜役邊務只着巡撫粮草着督粮官各用心經理務使有備彼果盡心雖十事亦或克濟不在多用人亦無益事也

○嘉靖十一年九月庚申

上以災異召輔臣李時等至文華西室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人才

上曰過猶不及於是時等因退而條三事上之一曰務安靜二曰惜人材三曰慎刑罰疏聞

上報曰卿等諭忠体國朕具知之近來臣工議論煩多國
是靡定令各加修省務在安靜以成中正和平之治其
事關所司者俾從實舉行以稱朕意

○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丁巳御史曹忭上疏乞下諸臣
前後章奏令所司斟酌議行
上曰近日邊務紛紜所司題覆每每循情依違議論雖多
實行者少户兵二部其即於近日各官疏内採其事關
兵馬錢粮有裨實用者會同該科詳定帰一務實擬行
毋一槩題覆

正祀典　郊祀

○嘉靖七年正月壬午
上諭輔臣曰昨朕以大祀齋三日内於各寺宮觀廟宇燒
香問於卿等得回奏已朕復檢會典内
郊祀齋戒内一條云當日本部官同太常寺官於城隍廟
發咨仍於各廟焚香三日所開止云各廟未及宮觀寺
宇朕惟各廟亦非與者而宮觀寺宇尤非也不但為妨
郊祀恐於誠意及致淆亂卿等亦以為不經之禮豈不瀆
神今可預諭禮部太常寺云朕惟
郊祀乃我
聖祖敬
天報本重典近每聞奏云各寺宮觀廟宇燒香三日朕心
有未安恐非我

聖祖初制亦恐閒亂齋誠自今年
郊祀始不必於各寺宮觀廟宇燒香瘞致精純以欽祀事
禮部太常寺知道卿等看了便擬傳帖稿子來行
○嘉靖八年十二月辛巳
上諭禮部朕惟尊
祖配
天莫大之典近來
郊祀告
祖止就内殿行禮原非
聖祖初制來春大祀
天地神[illegible]

祖配
天當於
太廟行禮禮部因具儀以明年正月初二日
上親詣
太廟具祭服行禮自是歲以為常
○嘉靖九年二月癸酉先是
上問大學士張璁朕聞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
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夫
天即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屋下謂
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未見祭天之禮況今上
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似非天也又問大報天而主日配

以月令大明壇當與夜明壇異可也且日月照臨其功
甚大今太歲等神歲二祭而日月星辰只一從祭焉朕
疑之卿言其所以璁對曰前代郊祀分合不常我朝洪
武十年卽圜丘舊址為壇以屋覆之曰大祀殿合祀
天地
列聖因之以
太祖
太宗並配說者謂上為屋卽周之明堂下為壇卽周之圜
丘至於日月之祀國初按古禮用春分秋分朝日夕月
今不復舉行葢缺典也
上復諭璁冬至祀天圜丘夏至祀地方澤億萬代不易之

理今之大祀殿擬周之明堂或近矣如以為卽圜丘實
無謂也日月運行以成歲功止一從祭不得專誠以祭
之其可乎今宜講求璁復備述周禮及宋熙寧間陳襄
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
祖宗之制已定今無敢輕議若夫朝日夕月之禮具載存
心錄并祭祀禮儀
皇上若欲講求以復禮制無不可者
上因鋭意欲定四郊之制卜之
奉先殿
太祖前不吉乃問大學士翟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之禮
部尚書李時時請少遲以月日待人情相信然後議行

上意猶不已仍卜之
太祖復不吉議且寢矣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
上大喜以為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蚕北郊遂與所
議郊祀相表裏因以言奏示璁言因上疏言國家合祀
天地並配
二祖俱不應古典宜令群臣慱議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
詆言說非是
上切責之乃勅諭禮部朕惟祭祀重典不可不慎朕每奉
行大祀之禮見其儀制與我
皇祖始制不同雖行百數十年原非立制垂憲之者乃係
更定之文朕以冲昧之人幸紹

祖位當夙夜戰兢以守成憲為天下先書曰監於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軻氏曰遵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朕固不知禮不知道不學不
聰經書明訓聖賢格言豈敢不勉為守行我
祖訓又有明諭曰後世子孫勿作聰明亂我成法朕豈敢
身犯
皇祖之訓自速凶禍哉但義理不容不盡而心之所獲又
不可自默今將
郊祀事宜開條于後爾禮部即日刊刻分布文武衙門大
小官員都限十日以裏各以所見具疏上聞不許隱忍
含默一朕惟

天地有南北郊之祀古之禮也我
皇祖初建之制今當遵復一朕先以斯典重大預告請于
皇祖得報有過月之文遂未降前制遵我
皇祖聖辭是日夏言卽以農桑二事來上正合南北郊之
意實非人為排邪徒能言也朕遂勅行言于前月二十
九日又以大祀更議之奏來上此又合過月之義朕所
以未下言奏於所司者欲俟祭
社畢降勅施行本月初四日王汝梅等奏謂言之奏不可
夫汝梅等非真心愛君愼重之意或有使之亦窺測朕
意耳疏内明年伏俟勅旨未見明降此言不過謂之前
奏卽日施行是朝廷所欲者此奏四五日不下必有疑

難之意我當沮之耳大小官員不許附和為言諫為朋
聚止許以自己所見上陳一王汝梅等所言姑舉一二
言之彼謂虞書類於上帝為有虞祭天地之制夫曰類
者乃以倣於祭天之禮而行非祭天之常典故謂之類
彼又曰召誥中外用牛二分明是合祭天地矣夫用二
牛者一帝用之一配位用之非天地各一牛也破亂大
事之心勝故賊道叛經至於如此又援丘濬乖謬之言
為可據難以志數或一有謂
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亦為夫婦同牢之義此等
言論褻慢神祇瀆事祭祀無禮之甚奔賊之辭决不可
用一朕聞朱子曰古者天地一定不合祭其祭天時豈

可將許多神祇都排作一堆祭斯言正大足可萬世為
法一或為郊乃祀天社為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
土之祇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明矣圜丘方澤之
制具在周禮則南郊祀天北郊祭地又明矣社之名有
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親地之說
非謂以祭社即謂方澤祭地有謂社親之所以母道事
之天尊之所以父道事之此語牽強於義不合一朕聞
宋儒蘇氏日月尚可從祭圜丘皇地祇反不可從夫祭
天主日配以月皆在天之神月雖為陰却位列在天皇
地祇自是本位之主此說只是牽強一今之所謂不可
者不過曰朝廷多事粉飾太平变亂成憲輕議

祖典萬一禍變之來天下有聲罪之者悔將何及誰任其
罪不出此耳又或有心知其事是而口道其非者或陽
為其可而陰議其否者此等之徒不但欺朕亦且悞國
務要着實吐露真言之一或謂數年行之無故一旦起
此意恐不可失朕祇奉大祀今已九歲仰蒙
皇上垂鑒俯賜來享敢違之而興變亂實欲盡赤心以答
報耳夫人君以修德法
祖親賢愛民乃為報
天之實盡職之要不在儀文度數之間此朕實惟蓋在已
之誠也若謂無故而更此言非誠心夫待其異变是何
心哉况朕此意已聞之

皇祖
皇天亦無不鑒之理不敢避人而知止敬
天耳若以近年災變亦以極矣本雖朕招朕致政典亦無
不關況天尊地卑一定之道豈可並隆近年地數震異
有不安之象亦不可不求其所以一大小官員都着依
限具奏不許隱默三品以上并六科十三道翰林院左
右春坊勲戚武都着自疏其餘依衙門為限連名具疏
爾部中集議以聞
○四月戊辰禮部上群臣
郊祀配典議謂
二聖配祀
天地百十餘年天下之人習所聞見一旦分配恐駭聽聞
皇上必欲盡如古禮圜丘方澤既為報本之祭則請如
聖諭俱奉
太祖配主於大祀殿乃我
太宗所創今顧不得侑享于中臣等竊恐
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其祈穀之禮似宜仍奉
二聖並配斯於
祖訓人情兩不為失
上復諭璁曰
二聖之祀典未有並配之制又因今日始當奉
太祖獨配孟春之祀朕原曲處特名祈穀實存

祖制況又非明堂可比當如
仁宗之舊一應事宜務從儉以盡事天之實卿可遵委曲
之道依朕此意行之璁對
天地並祭誠為麗雜若
祖宗並配原無可議又况既有大祀殿又建圜丘同兆南
郊益非禮制如臣愚見莫若因南郊大祀殿以祀
昊天上帝配以
二祖冬至大報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萬一雨雪届期亦
可備而成禮北郊建壇以祀
皇地祇亦以
二祖配之夫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祀之三代彛典也

不可麗雜故臣將順
皇上為之
祖宗者一代之
祖宗功德俱隆並配
天地當代之定制也孝子慈孫不可輕有議擬故臣不敢
將順
皇上為之且今日月迭變風霾浹旬四方飢荒父子相食
周禮救荒之政在于眚禮弛力斯禮之議本為敬天動
民民窮既極天象又彰若如
聖明初意暫行罷議
天地

祖宗寔共昭鑒
上報曰卿謂天地乃古今之天地分祀三代之典彛其崇
敬天地至矣謂
祖宗為一代之祖宗雖是從周之意却視我
祖宗為何如人原
祖宗之意以何者為之孫敬我假如
天地合祀
二聖並配是我之制今從之是遵我矣既正分祀天地不
敢嚴雜是敬天地矣却以瀆禮事我其視我為何如耶
今日正求精一中正之道庶盡敬
天敬

祖之誠卿當重思之昔蔣冕等凡遇災變皆以為大禮所
致如以今日之變為郊議之應則凡前之災異適中奸
邪之口矣朕見禮部新舊制之說已知推避之意既而
思之此事原非朕之本意遂直任之不責彼欺耳乃下
禮部疏且責之曰
祖宗並配在禮為黷耳爾諸臣屢不奉命同為謬論本自
内閣所生力為阿從無敢可否借言遵守沽忠賣直但
朕所定所設原因曲全
祖制委與明堂舉事不同依擬奉
二祖並侑二至之祀奉
皇祖高皇帝獨配一應事宜俱從儉詳擬以聞

○嘉靖十五年九月戊辰
上以祀
天享
祖禮宜崇重乃諭禮部嗣後奏進祀册于奉天殿行禮如
朔望儀又四孟時享當以立春等四立日行尚書夏言
因議上奏禮儀
上曰大報首重諸祀朕已親定議一帙永傳為法取進曆
義用朔云四海孟以時始日行還臨期告聞
皇祖
○嘉靖十六年八月壬子
上在
太先殿諭大學士夏言
方丘以夏多雨
神御位俱設有幕架燭
圜丘未有恐方冬雨雪其傳所司製造
上帝位用圓制
太祖配位及四從俱用青色紵絲油幕
○嘉靖十七年十月甲子
上以天壽景雲躬叩
玄極寶殿畢詣
南郊以恭上
上帝尊稱預告于天神地祇還御奉天殿勅諭禮部曰朕

以玄服藉
皇考
聖母積德乃大蒙
天眷嗣主華夷十復七載一政無為獨懷感戴大造之仁
祖本之重可無仰酬于心今乃特竭朕衷左右諮謀于
三五大臣且合詞同情聞之臣虔敢以一念之微上報
兆命之主茲已同卿等預告于神祇恭取來月朔旦親
率臣民趍詣
南郊拜上
皇天上帝泰號册表于
圜丘是午復詣

太廟加尊
皇帝御謚聖號為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
高皇后慈謚懿號為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虔報
天報
祖之徽誠聊耳少罄焉爾禮部恭具大儀來聞敬哉敬哉
○十一月辛未朔
上詣
南郊恭上

皇天泰號冊表曰嗣天子有道玄孫明王臣
上言伏以洪荒暝昧弗知大道之原混沌濛默罔識人物
之本若此於斯生民何有洪惟
上帝判立陰陽肇生人物辟宰三才掌握萬化統天制地
神祇悉賴于君臨運圜括方群類咸蒙于大造歷古今
無已之神化作乾坤有永之祖根肆好生之德巍巍於
生民而立主簡大命之求切切乃命之以為君昨當中
夏之艱眷我
高皇之德授之寶符作主生人迨傳統繼世已踰
七帝茲洪圖大賑巨錫微臣嗣明歷奉
郊廟一德莫有居辟位代天工萬罪皆積戴簡眷之淵深
荷仁生之岳重切念臣至愚極昧甚眇最庸非但未肖
於前王尤愧無及於
祖宗之毫末者也茲者臣感恩銘首拜眷刻心不量凡庸
之資欽舉無前之典祗上
太號玄稱曰
皇天上帝仰我
天慈俯納臣薦居高赫然而賜鑒享圜丘丕祀於億年聽
卑昭矣以垂歆佑斯明基業於萬世順五緯於圜清綏
八荒於方濁世嗣生賢兆民蒙福臣無任冰淵惶汗不
勝仰奉祇荅
天恩之至謹言禮成還詣

太廟恭上
太祖高皇帝尊號册文曰臣伏聞自古受命之君躬接於
天萬世不墮號稱太祖然歷選前辟功德高大未有如
我
皇祖之盛者也是故舜禹受禪乃揖遜而有其位湯武傳
業猶放伐而取諸人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夷狄據華之秋實天地易位之變乃奮揚
神武取中國於冠裳滅裂之餘恢闡聖文明王道於綱
常淪斁之後掃彌天之雰於宇內經百戰而帝業成翦
群雄之亂於四方不十載而天下定得國之正視商周
而功烈有光受命維新匹虞夏而艱難事倍殆與闔乾
坤於混沌肇人紀於榛榛同一揆也若夫制禮作樂經
文緯武仁恩溥於萬類教化行於四海躬帝王之大德
建聖神之極功則又兼總百王高視千古獨立一代卓
乎無前者也不有顯號其何以昭公議於千萬世乎玄
孫 早以沖人纘承大位永念
祖德莫可名言茲者不量顓蒙敢效摹擬謹恭奉冊寶加
上
尊號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伏惟
聖靈在天鑒觀有赫垂庥委祉佑啓後人祚我皇明與天

無極謹言上
高皇后謚號冊文曰臣聞后妃德侔於天地式奉神靈之
統閨門化洽於邦家允惟王教之端三代之興罔不由
是然關雎化微徽音益遠漢唐而降懿德罕聞乃若輔
聖承天贊元幹化篤生
成祖再奠丕基則自上世以來未有若我
高皇后之德之功者也國家百年陰教明章內治成順迺
源祖委厥有自來敬惟我
孝慈高皇后有生至德作配
聖王懿範貞容母儀天下嘉言善行風動萬邦左右
廟謨有參贊運籌之力服勞女事歷艱難創業之勞不妄
殺人之言與孟軻之訓相發無忌布衣之念與無逸之
書同旨大哉
仁聖之德曠古鮮儷載籍所傳莫斯為盛也已臣　永
慕慈恩名言莫罄謹恭奉冊寶加上
尊謚曰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伏惟
慈靈昭鑒享懿號於無窮保我子孫贊
祖基於永世謹言是日
中宮捧
高皇后主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陪祀
○辛卯冬至大祀

于
圜丘禮成
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慶成禮畢詔示天下詔曰朕
聞洪荒草昧三才未立追厥開天闢地於惟
上帝宰御焉載稽往元醜亂我夏於惟
皇祖高皇帝出焉次建寶圖以成
高皇之烈者我
太宗皇帝也申啓明運以光前勳之盛者我
皇考功德焉於是慶鍾澤積至今日朕方當沖昧之年丕
受荷肩之重耿耿弗尚祇叨荷于
天眷洪深愚暗不才欽感沐于
帝恩隆大位處王公士兆之上君臨四國萬姓之尊圖報
稱於
上帝
皇祖
太宗
皇考之心終日思惟十復七歲矧人君稱皇取莫大之義
於天又復自謂曰天子而推崇如事父之情何未之思
且蒼昊上未盡高覆廣徧之極是以朕特竭愚念已
於此月一日上辰祇具冊表親率臣民赴詣
圜丘拜上
皇天上帝泰號即復恭思萬類異物皆本乎天朕為民物

報本事天之心既少少盡矣惟人之本非祖而何用是
因追本之誠亦實昭我
皇祖丕烈古前所無者故就一辰奉冊寶偕皇后率臣妾
躬詣
太廟崇薦
皇祖聖號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
高皇后肇修陰教允輔天德加薦慈諡曰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復惟
太宗皇帝克成
太祖洪業功備創守前於九月十一日加尊號為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初
以季秋大享之典所關為民謝福王者大事式循經義
之正特舉宗祀之章況我
皇考玄德升聞輝前啓後宜薦
宗稱即此之十一日恭上
尊號為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是
月二十一日祇大享
上帝禮于宮右乾隅之
玄極寶殿奉

皇考配
帝茲者六氣始復之辰九擧大報之典珪璧是奉仰
上帝已垂歆祝帛是將荷
皇天之錫鑒朕衷惟戴莫罄名言臣庶同情敢稽
天貺特覃大賚之恩敷布好生之德於戲事
天事
帝而事
祖考
郊大報與
堂大享以同伸報功報德而報生成皇矣
天皇矣
祖考斯並盡慶鹽神人忭極民物澤流
帝惠有血氣者其思之以尊親言露朕情凡見聞者宜念
哉而祇繹布于華夏播彼夷戎欽哉
○嘉靖二十一年四月丙辰勅諭禮部曰朕惟三代之禮
至周大備後世治不古若乃因陋就簡焉朕究覽古初
斟酌百代惟文武是憲是式故郊正分祀廟隆特享宋
儒朱熹所謂大事者朕崇重之惟是季秋大享于明堂
此周禮重典與郊祀並者也數歲以享地未定特舉祭
于
玄德寶殿朕誠猶未盡惟茲
南郊舊殿原為大祀之所今禮既是正則故搆不當襲留

昨歳已令有司悉撤之朕自作制象立為殿恭薦名曰
泰享用昭寅奉
上帝之意
正祀典中廟祀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大學士楊一清等言
皇上每早視朝必先瞻拜
奉先
奉慈
崇先三殿嫌於太繁自今第宜每日令内侍焚香朔望及
四時節候
聖躬親往各殿行一拜三叩頭禮庶禮儀適淂乎中而起

居有節又忌辰古禮遷主祭每止於其所當忌而不他
及今
帝后並祀亦非禮宜改正
上曰覧卿所奏甚見誠愛孰肯言之夫子孫之於祖父竭
盡其力猶不能報其萬一何敢以勞為言况君人者旣
以一身上主
郊祀次則
宗社又次則百神其重如此人之精神有限縱雖強力之
人其能勝乎我
太宗時始建
奉先殿當時止

五廟神位日雖拜之止五拜今
九廟神位
奉慈三室
崇先親廟穿繞往來登降階級所行十三拜禮凡遇節令
祭告忌辰計三十四拜朕素稟清弱拜畢言語促喘前
年病起益甚不能如儀卿所議察禮精當朕采納施行
乃作忌祭或問曰昨夜更定
內殿祭祀禮儀何為也吾答曰斯舉亦是重事吾昨因見
此禮太煩特錄其儀以與輔臣楊少師張尚書議彼二
臣一聞之嘆曰斯禮外庭不聞制典原無開載當要裁
定之吾又諮於楊張二臣彼復考議當行禮儀開具呈
進且曰願不必疑慮行之可也吾又答之曰爾等所參
酌之議吾已知之足見輔導愛君之意但恐閑議經義
好辯之徒將為異議雖不足以惑君子而譏譖之言大
舜尚亦懼之可下之禮部會翰林院參詳議擬來行庶
使他輩無言矣二臣復奏曰斯禮也乃朝廷家人父子
之間所行原非外庭所敢議不必如是只斷之可也吾
又答之曰卿等之意朕固知矣實慮奸諂之徒破亂我
事將歸過於朕此雖不足計較達禮者必知之須卿等
具一疏來可也彼遂與同官四臣具奏已下該部知之
是足以服人心也問者曰斯禮儀自
太宗文皇帝相傳至今百三十餘年胡可率爾改之乎吾

答曰汝之言即是招異之言也我
太宗建
奉先殿固率初制然禮本以義起正因
太廟不便忌辰朔望并時節薦獻行禮故於宮內建此殿
原是節勞之意至我
皇伯考始有
奉慈之建吾嗣大統遵照其意乃有
崇先之建夫楊張二臣告吾曰斯殿也非廟也如即為廟
亦貴清淨必不可日日開門而瀆神也周頌清廟魯頌
閟宮亦無有每日開門瞻拜者也故此等禮儀決當改
正吾亦思之孔子有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先儒釋之曰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至
於三年之喪已盡則當思改之夫子孫之於神令當念
其恩德何可忘之奉先之道本於孝誠若夫瑣瑣之禮
至於如此當正之也故吾從其奏也問者曰斯禮儀行
之既久恐不可改也改之竊恐
神靈不享如人心之驚駭何吾答曰人子之於親當竭其
力勞而無怨此子之職分也吾何敢辭其勞簡忽不敬
但觀諸繁文之禮有不可強為者也彼他人言之則曰
擅改舊章簡宗廟祀禮若在吾同道之人則曰斯舉也
深有裨益先人之制以為永世之典且使後之來者可
遵行而無替也楊張二臣曰禮道貴可傳可繼斯之謂

也夫為禮煩瀆則
神靈必不享故敢歷正之也此實為正家奉先之道於以
化行四海何畏乎愚暗小人之訕人心何有駭之乎問
者曰盍將日拜之儀試言之吾答曰自吾即位以來循
習舊儀日至
奉先殿九室
奉慈殿三室各一拜後添建
崇先殿亦如之但因乙酉冬吾疾起體力弱更定
奉先總四拜
奉慈總一拜
崇先亦一拜雖每思其煩甚至去冬方與二臣言之問者

曰比舊時
列聖雖不往有遺親王代拜今既無昆弟又無親王在京
是必自勉之吾答曰汝問了這一日這幾句說到極處
今彼所欺者正以吾孤幼耳其在
祖宗朝每日正命親王代之謂之上廟吾今論之此實殿
也非廟也縱使為廟亦不可如是二臣云如即為廟亦
貴清淨吾遂論之廟者奉
神之處也必按禮行祭有時陳門有時啓此方可妥
神靈之棲也若日日啓扉朝朝展拜而時則不時也故吾
敢謂當更之也問者曰此論固是經制似近於遮飾也
吾答曰君子所為必從禮君子所圖必務遠何遮飾之

有在吾之身縱強為之但恐後之來者將必不能繼也
問者曰既決之何猶豫不之行也吾答曰斯乃吾不能
執其剛斷者也實吾之過此則無辭焉但被言者撓之
問者曰所更定禮儀有何據乎吾答曰今所更定者皆
據先儒程朱二子之言也問者曰朱子家禮可於卿大
夫士家行之於天子家恐不可也吾答曰昔孔子自裁
法度以為治邑之道哀公問曰此法可治吾魯國乎孔
子對曰不但魯國可治於天下亦可治以此觀之則朱
子家禮亦如是也夫卿大夫有家士亦有家庶人亦有
家而天子亦必有家若謂天子無家是无本也大學之
道修身為家之本齊家為國之本治國為天下之本未

嘗無家也今我
祖宗定制而
內殿者家制也
太廟者王制也內殿之禮不過家人父子間所行故因之
參用朱子家禮之制也
廟祭者嚴大庭之禮有君臣之義其制最重故
廟祭則百辟陪祀太常行禮至於
內殿之祭不過以義起之因孝成之非與
廟同而家禮之用含朱子之制何所求哉問者曰所論引
證雖至備於
祖訓有違哉吾答曰汝言甚善教吾勿陷於過也伏覩我

高皇帝垂訓曰後世子孫勿作聰明亂我成法吾每讀至
此敢不惕然悚懼但
奉先殿之建
文皇帝固因
高皇帝之制然行禮儀文典章不載亦無
明訓不過示子孫以起孝敬率
祖之行念
祖之德圖報無替拳拳之意耳非
祖訓中開載故吾敢因時損益亦是繼志述事之意於我
太宗垂示且或有裨益而萬世子孫庶可繼可傳也
問者曰今日

列祖忌日之祭何不將禮儀歷正之行之吾答曰嗟吁此
正為破禮之徒阻撓之也昨吾因斯禮之改特出其儀
付之司禮監太監鮑忠諭云爾等便率各該供事者前
去演禮忠承旨持儀退復來奏云早奉傳旨但親祝文
未降吾答曰祝詞吾已親撰付內閣看潤去矣待寫來
與汝去忠退少刻而張佐等八人皆至奏云禮儀已習
之但恐不可百年以來至於今日胡為之更改也吾聞
此言卽知其但畏議以惑人也遂答之曰我
祖宗朝內殿之儀見今開載何典記云祭不欲數數則煩
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況書云與治同道
罔不興因時損益吾已與內閣大臣議定爾等何有此

言乎是必彰君之過舊禮實煩温祥云舊儀亦是内閣來的吾笑之我太祖設六部内禮部所司者一應禮儀皆係掌之太宗設内閣以為備顧問專輔導未有禮儀出於内閣也鮑忠云只照聖意行之可也吾遂呼其名曰汝一人見從是必知禮也不必再論明日還照舊行待吾別處佐等退實因此而撓之也問者曰汝止信楊張之言故如此也吾答曰古者建師保之官職專輔君之德保君身體謂之師保之臣事無内外之分皆當與之故楊張二臣克盡君之道以保愛吾身之如是也故吾亦信之况考之禮經稽諸先儒法言皆合故吾從之行也問者曰

旣堅志信從何不行之豈亦以佐等之言而復有畏心乎吾答曰君子臨事無不敬吾為人君又當敬而又敬可也何畏之有哉問者曰旣若是在佐等之意恐君罹過舉亦是愛之之心何便拒之也吾答曰不然果愛吾者當於事未形之前匡之可也何必待演禮之後方與此說哉汝之言孰欺歟問者曰斯言固是恐禮實不可更也何不熟思之吾答曰汝此言不過悅吾之言也夫君臣行事豈無熟慮吾已與二臣問而又問慮而又慮汝不必將此意為吾告也問者曰旣能熟慮今日不應有此阻是慮乎非慮乎吾答曰吁哉晚矣吾嘗三與二臣言是必一會議然後可行彼二臣之心只知有君不

畏他黨故力主之信與不信者在達禮不達禮也此雖
是二臣致君之誠而吾自失之過也問者曰彼所執奏
不過止為少四拜及不拜餘位故非別為也吾答曰我
太祖之制
廟殿雖曰同堂必曰異室故止宜於所當忌者之位前致
祭其別位不祭此家禮所云也且如今日我
皇高祖考忌辰只宜於本位祭其別位無與也若一槩祭
之於卑者猶可於尊者反輕之也二臣云若一槩濫祭
豈不煩而瀆乎斯之謂也若論拜禮程氏曰家祭凡拜
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
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

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今却計拜之多寡於義全不之
顧可乎問者曰舊於忌日之祭亦俱服衮冕今欲更之
淺淡衣服得非過為輕重乎吾答曰如今
太廟四時歲暮之祭則當服衮冕若於內殿時節之祭服
之亦未為不可於忌日則不可也古禮忌日遷主而祭
所謂遷者亦是遷諸廟也蓋廟祭當吉忌祭者乃凶也
故朱子家禮云忌祭變服吾因之也且內殿行禮既無
太常供事又無陪祀之官縱使天子服衮冕似缺助祭
百辟非相繼之道也且記云孝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
謂也今既不遷主則取其義於當忌之室服淡衣服再
拜可也庶禮情兼盡也問者又曰茲所論固善何可得

而行之吾答曰帝王有事必詢及左右大臣詢及卿士及庶人詢謀僉同然後可行也豈止一己之私乎先儒云非天子不議禮斯言也施之大道之世未敢有譏議也今之世愈降而道愈微奸巧喜功之人各主一途所以天子被其訕大臣被其譏卿士被其制庶人被其惑此等小人愈無忌憚肆張邪說故吾敬慎之也問者退吾述此語者與其知禮者共之嗚呼艱哉又補說曰或有言

內殿行禮有忌祭有時節有朔望有致薦何以忌祭為名吾曰凡此皆輕而忌日重也故以忌祭名之他皆統之也又附論曰朕本以宗支荷

皇天明命眷佑眇躬位為人長諸凡奉

天法

祖之道罔敢違越正是

內殿奉先之禮每為之處日拜本頌忌祭本濫是朕不敢不因而損益之也且如朕固是昧弱之人縱使有親王在京或有諸昆弟命之代行朕敢謂不如不拜之為敬也以其親瞻拜言之禮祭神必齋恐無日日齋者之禮豈不瀆乎以命親王代拜言之夫兄弟父子之間雖是一氣至親其實性異也彼豈無勞而怨乎其未必如我之誠敬也不如不拜之為愈矣孔子曰祭如在又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朕凡於祭未敢不敬以祭先言之

孝子之祭祖先日致其誠敬思其音容故臨祭恍若在
位心正身整則祖先未有不格之享之也况内殿不過
追孝無窮之意其祭享之典誠在於
太廟
世廟也四時歳暮凡五享之矣若夫内殿之儀豈不誠煩
數哉故凡時節朔望及有事當徧告之其忌祭止合某
位忌則某室前祭可也其日拜之禮又是為太瀆也人
情既得
神必鑒享我
祖宗將錫福家國庇我後昆端在此矣記云禮不踰節不
侵侮不好狎所謂不踰節者吾故制之也張尚書凡三

年可傳可繼之者吾制之禮則合之也嗚呼能達禮者
幸其察哉復為之序曰忌祭或問之作者以寓朕制禮
之意也夫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貴得其中和
然後以盡禮之實也其至大至重矣凡夫祀
帝享
祖禮
神交人朝廷燕儀皆須執其禮存其誠乃可盡人君之責
耳朕仰承
天眷嗣
祖宗鴻圖夙夜兢兢罔敢怠逸近因與内閣輔臣詳議博
考稽訂經義裁為奉

先之禮中值阻滯之徒朕不得不親為辯論以闢邪說是
以此錄之由述也若謂朕伐其私能與人爭辯夫帝王
之體朕豈不知但今時之人至愚極頑不敢不言之如
此豈可塞耳屈顏甘受其譏也若謂朕作此言將肆行
已見變亂訓條則朕豈敢
皇天
祖宗想垂察之奚足瑣瑣為言也是為序
○嘉靖十年正月丙戌勅諭禮部曰朕惟
郊
廟之祀未有不同所以尊事
天地

祖宗者也惟
太廟享祀制宜未稱孝敬之情仰惟朕
太廟高皇帝重闢宇宙肇運開基
聖德豐隆
神功偉盛顧不得南面居尊甚非所宜當朕
聖祖在御固宜尊
德祖居尊其在今日當以朕
聖祖為始祖居
始祖之位每歲孟春行特享之禮自
太宗而下並各居一幄而仍同日行禮其夏秋冬三享仍
於太祖之室相向行時祫禮如今之制仍於季冬行大

祫禮以
德祖居尊及
懿
熙
仁三廟合享於
太廟親王功臣俱配食於兩廡歲暮自是節祭歸之
奉先殿行禮
世廟止行四時之享罷歲暮之祭亦歸之
崇先殿行禮卽擇日預告具儀來聞欽哉故諭
○庚子
上親定廟享禮成爲文告

太祖高皇帝曰惟我
皇祖應
上天之眷求作下民之元后洗滌胡垢再造乾坤瞻
神功之浩浩覩
聖德之巍巍冒覆八埏光被四表臣　本以文人仰荷
天命我
皇祖餘祥遺澤流霑愚稚之資俾承
皇祖之統敢不勉進學業率遵
聖範思我
皇祖未正南面之
廟享曷伸孫子之至情固知

皇祖推尊
祖考之心至切然其於所尊
皇祖者如何而後伸焉今敢昧萬罪庸竭一誠擬自今春
始凡每歲孟春行特享禮夏秋三時行時祫祭禮俱恭
奉我
皇祖居尊南向又擬每歲季冬之吉行大祫禮奉
德祖居尊以及
懿熈仁三祖合享於
皇祖廟親王勲臣於兩廡配食其歲暮元正之祭於
奉先殿行禮如清明儀伏祈
聖鑒矜宥狂昧之罪俯垂
來格曁惟錫貺後人敷福臣庶臣　下情不勝懇激奉告
之至
○九月己卯
上御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尚書汪鋐夏言面
諭曰
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
宗廟之制尚未盡善夫父子兄弟同處一堂在禮非宜我
太祖初立四親廟後因合祭天地乃始定同堂之制今當
復之時等對曰
皇上曾言祀典當正廟制雖更且古人廟制卑小今
太廟規模宏偉一旦改作恐事體重大未可輕易言曰各

九廟恐
立一廟雖古禮但一日徧祭
聖躬太勞
上曰今且言廟制未論行禮朕擬日祭一廟不必遣官亦
可言曰古禮恐難盡復且廟皆東向
上曰盡如古禮固難但大體卻須依據異廟乃各全其尊
此當依者朕欲不動大殿只用兩廡為之鑾曰兩廡南
北豈能容都宮寢廟
上曰不必如此只存其義可也時曰不動大殿則寢殿亦
不須動
上曰三殿俱不動朕思

皇考南面專享世廟之祀而
太宗以下
列聖乃西面不得專祀書稱豊昵朕心未安時等俱頓首曰
聖諭及此真聖人大孝之心也言復奏曰
太廟兩旁隙地無幾
宗廟重事始謀宜慎須是度量地勢廣狹方可擬議
上曰卿為禮官其卽具奏行
○嘉靖十三年八月丁未以南京
太廟災名禮部尚書夏言至平臺賜之勅令宣示府部衙
門集議重建事宜勅曰南京
太廟或建或弗建宜何所定朕惟

太宗既遷北都為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
太廟不必重有或謂
太祖初定之都子孫當思慕功德不可廢朕則以
太祖定北都傳已
六宗矣能守
祖宗洪業傳之無窮豈有南北之分也即
太宗所定都
太祖在天之靈未嘗不歆顧於斯且一天下作
二主
二廟豈合禮與義哉人又謂承天尚有
獻考廟將非薄
祖厚親歟朕則曰承天之廟
孝宗所命建藩邸舊也故不敢去之亦猶南京
奉先殿之比此與
世廟不同且今南京秪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徒
有廟社耳此與周家三都三廟之同建者今昔意氣不
侔也況
祖宗神靈惟於子孫是依是憑豈有隔數千里之遠能將
朕之誠敬乎今北都立萬世之業則當為萬世之圖使
其專一於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再建廟為歆也勅爾諸臣其集議之言
退而集廷臣議請以南京香火并於

奉先殿其
太廟遺址倣古壇墠遺意高築墻垣謹同啓閉以致尊嚴
上曰南京香火并進膳之儀禮部查議以聞其原廟址如
議築垣時加巡守并各廨宇永不得修整著為令其在
京
廟制速處物料擇日興工承天
家廟勿稱廟可倣
奉先殿意曰隆慶殿用別輕重之意
○九月辛未
上欲建
九廟以問輔臣張孚敬李時孚敬等對

九廟正禮當行無疑前歲第以年月未利姑徐徐之爾
上曰原說明年利俟臨期會議今達禮者少不必會議恐
招多言可即量地廣狹摹擬規制尋諭禮部尚書夏言
令偕在工諸臣郭勛等并內閣禮工二部同詣
廟廷視計制用物式廟寢不必相去遠即前堂五間向後
大許接寢室三間義亦在矣諸臣奉諭遂議于
太廟南左為三昭廟與
文祖世室而四右為三穆廟群廟各深十六丈有奇其
世室殿寢視群廟稍崇而縱橫深廣與羣廟等
列廟總門與
太廟戟門相並

列廟後垣與
太廟祧廟後墻相並具圖進覽
上以
世室當隆異其制謂諸臣所擬未盡令再議於是言等請
增拓
世室前殿視羣廟崇四尺有奇深濶半之寢殿視羣廟崇
二尺有奇濶深如之規制閎鉅最與羣廟異
上乃報允令所司預具物料以來春仲月始事
○辛卯以孟冬享
太廟先期命侍郎顧鼎臣霍韜捧
主會二臣皆有期功之服自言期功服輕且聞喪已踰旬
月之外禮不當避
上曰所言亦當但不以私妨公可也然須分別輕重令禮
官考議以聞於是尚書夏言執奏喪服之制人情所由
生今二臣尚在哀中不宜與
宗廟吉禮
上然之詔鼎臣韜廻以侍郎黄宗明林庭棉代之且令自
後
廟享前五日太常寺卿奏捧
主官十餘人以請
○嘉靖十四年正月壬午
上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禮部尚書夏言至文華殿西室

面諭曰今擬建
文祖廟為世室
世廟字當避孚敬曰
世廟等號原奉欽定矧已著之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似不
可改
文世室須別為名耳
上曰然則稱
文廟時曰古人最重宗字既有
太祖廟
文皇廟宜稱曰
太宗廟亦百世不遷矣言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世室稱
太宗廟最當其餘羣廟不用宗字
上曰羣廟何稱孚敬言皆以為當用
本廟號他日遞遷更牌額可也時曰不若只用昭穆字若
曰昭一廟二廟三廟穆亦如之免遷易牌額
上以為然欲加一字為昭第一廟復問孚敬言何如二臣
謂仍用
本廟號為重
上從之仍諭三臣曰
皇考世廟以迫近河水久議移改今當同
七廟之吉興工但今
七廟以統于

太祖又限以地勢規制頗殺今擬
世廟重建于
太廟左方實與
太廟切近亦須少殺舊規於
列祖之廟不至相踰庶免豐禰之嫌可於二月四日禮部
會官相度來聞
○二月甲寅先是
上召禮部尚書夏言至文華殿諭曰清明節既遣官上
陵行禮
内殿復有祭祀似涉煩擾卿宜從容講明越數日復召對
於文華殿言退而上議請罷冬至中元

上陵而以秋祭改於霜降之日與清明禮同其
内殿不復設祭
上曰
内殿祭儀已別諭卿同輔臣議奏上
陵遣祭春以清明秋以霜降冬至已于
奉先殿有祭并中元仍遣官詣
陵祭祀各衙門官不必去著為令尋諭言内殿之祭并禮
儀不可不講而作之以成
祖典非朕好變卿還同閣臣共議之朕開于後
一清明中元朕生辰冬至正旦有祝文樂如宴樂一
兩宮壽旦皇后并妃嬪生日皆有祭無祝文樂

一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陽中秋重陽十二月八日皆
有祭用時食舊無祝朕譖告詞耳一如上各祭舊但於
一室一拜止中室跪祝畢又四拜焚祝帛朕近歲更就
位四拜獻帛爵祝畢后妃助亞獻執事終獻徹饌又四
拜禮畢一忌祭舊具服作樂朕思此不甚吉禮況當哀
感之日更淺色衣去樂
○三月乙酉
上召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同對文華殿議及
宗廟祭祀
上曰祭以厥明視事為敬其脫履入殿恐古人禮意與今
不同宜考議以聞言等覆請自今
宗廟祭祀俱用厥明行事太常寺先時陳設神宮監先時
洒掃所司設燎
廟廷錦衣衛具儀衛如常
皇上不必脫舄陪祀等官俱用潔淨新履供事制可燎罷
之
○四月乙未
上諭尚書夏言曰
內殿禮儀四月八日俗事宜革去但有賜百官不落夾之
例此當議改日行已復諭曰禮記月令篇謂是月麥先
熟以薦寢廟今可據此義歲以孟夏之五日薦內殿賜
百官仍其米食造如舊名麥餅卿可與輔臣議聞於是

言及大學士張孚敬李時奏曰四月八日例賜百官不
落夾者相沿釋氏之說于禮無據及考禮經月令篇是
月薦麥寢廟蓋重五穀之先以薦新也茲蒙
聖諭仰見
皇上據經析禮不因故襲俗得先生遺意可垂萬世法請
著為令許之
○十月己亥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前以
皇考廟比世室之義即名世廟今分建
宗廟惟
太宗世祭不遷恐

皇考亦欲尊議
太宗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于
考廟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擁虛名不如別議卿可會勛時
愼議以聞
上復諭言
皇考廟名卿可會二臣看詳如題曰
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且見推尊之意於是言等謂
聖諭允當廟以謚名旣合周典而
尊號昭揭又與
列聖廟號同符請勅所司恭製扁額擇日告懸并以諭議
宣付史館從之

〇十二月丁酉
上諭輔臣李時尚書夏言曰
奉先殿不勝舊矣朕意欲新之時曰請俟
太廟工完併新
崇先殿
上曰然第今須預備料材耳復問神牌當置何所言請暫
設
太先殿
上曰然則
崇先殿牌當奚置牌與主不同朕擬奉之宮中二臣謝不
及至是
宗廟成
上申諭曰
神主奉安後
奉先殿
崇先殿神位宜暫奉安
景神殿以便來春二殿之修可即於是月舉行
〇嘉靖十五年七月庚午議遷
三后神主於
山陵
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
陵禮制故嚴

廟中一
帝一后
陵則二三后配塋今別建
奉慈殿不若奉
主于
陵殿為宜且
梓宮配塋而
主乃別置近于黜之非親之也此關典禮其會議以行言
乃會內閣覆奏
上曰然此與
崇先殿不同周人祀后乃始祖之母今

奉慈殿但名存耳四時之祭舞樂俱無於是定議是
孝肅太皇太后神主于
裕陵
孝穆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于
茂陵
上復諭言曰
三后神主稱
皇太后
太皇太后者乃子孫所尊稱今既奉遷
陵殿實同

帝后之列揆之名實于禮未宜似當更正卿其會翰林院
禮科詳議具聞言等因請改題
孝肅太皇太后神主止稱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睿字
孝穆皇太后神主止稱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止稱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從之

○嘉靖二十二年十一月壬戌勅諭禮工二部曰朕惟禮
時為大祀典國之大事也苟不安於人心終難協夫禮
意我國家
宗廟之制自
太祖肇基之初首肇
四親廟其後更制時奉殷薦同于一室當其始事豈不博
釆遐觀卒從同堂異室之規以示酌古準今之議暨我
成祖定制于茲
廟寢之營率遵其舊百數十年以祫以享緝于純嘏則有
由然夫萃之為享其則不遠曩因廷臣之議咸稱
七廟之文是用創興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詳區畫失
當
成祖以六世未盡之親而遽遷世室不獲奉于三昭
仁宗以穆位有常之主而移就左宮遂致紊于班祔

武宗朕兄也不得同為一世顧居
七廟之中有妨七世之祀揆之古義斯為戾矣往者回祿
之警
天與
祖宗實啓朕心茲當重建之辰所當釐正以圖昂新又我
皇考睿宗廟于都宫之外朕每事廟中
考廟未備豈有四親之内而可缺考乎雖每於祫祭同享
而奉
主往來深為瀆擾茲禮官等會議欲奉處於
孝宗同廟雖為兄弟同世之義然題扁各殊終未為妥朕
是究是圖惟遵
先制其永無愆夫禮非天降乃起人情
祖宗列聖惟聚一堂斯寔時義之為順者茲當建立
新廟仍復舊制前為
太廟後為寢又後為祧時祫祭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奉逆
成祖及
羣廟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神主俱同堂而序享獻既畢則奉
列聖主各帰于寢廡昭穆以明世次不紊
列聖在天之靈懽忻鑒享而克伸朕瞻事孝享之誠矣可
如期興建爾禮工二部如勅奉行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癸巳禮部奏
廟工大體已完細節未備乞暫舉秋享之禮于
景神殿
上曰
太廟之工爾輩原計以秋祭時可成今既告成更又何待
朕雖非長者而自為変詐其何以交於神明昭穆不序
何得成王禮其亟擇日安
主具儀以上朕疾不能躬事或命太子或命官攝行其儀
節一如
先廟之舊後所增諸儀悉除之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四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